

[美] 马特·邦杜兰特 (Matt Bondurant) 著 常非 译



私酒传奇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MATT BONDURANT

THE WETTEST COUNTY IN THE WORLD

私酒传奇

〔美〕马特·邦杜兰特 (Matt Bondurant) 著
常非 译



NLIC2970940425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1-623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私酒传奇/(美)邦杜兰特(Bondurant, M.)著;常非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11

ISBN 978-7-301-22815-9

I. ①私… II. ①邦… ②常…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53251号

The Wettest County in the World/Matt Bondurant

First Scribner trade paperback edition January 2010

Copyright © 2008 by Matt Bondurant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 to reproduce this book or portions thereof in any form whatsoever.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3 by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 私酒传奇

著作责任者: [美]马特·邦杜兰特 著

常非 译

责任编辑: 陆淑慧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2815-9/G·3645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yandayuanzhao.com>

新浪微博: @北大出版社燕大元照法律图书 @麦田书坊

电子信箱: yandayuanzhao@163.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117788 出版部 62754962

印刷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90毫米×1240毫米 A5 11.125印张 243千字

2013年11月第1版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2.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PART 1

据说有一个县（富兰克林），一百个人里有九十
九个酿私酒，或者与此有关。

——全美遵纪守法委员会官方记录
1935 年，第四卷，第 1075 页

何处是美国的私酒之都？自禁酒令颁布以来，非
法酿酒始终屡禁不止的地方在哪里？在美国，人均酒
精含量最高的地方既不是纽约，也不是芝加哥。这个
到处滴着酒精，甚至在禁酒令废除之后非法酿酒依然
嘀嗒不止的地方……是弗吉尼亚州的富兰克林县。

——舍伍德·安德森，《自由杂志》，1935 年

残忍，如同面包果和菠萝一样，是美国南方的
特产。

——舍伍德·安德森《讲故事者的故事》

序幕

1918年

那头花斑大母猪站在角落里，瞪着男孩。杰克·邦杜兰特掂了掂手中那杆点22枪栓式长枪，八角形的枪管呈深蓝色，枪托上满是被枯枝烂石刮出的伤痕。他把子弹上满膛，朝那头花斑母猪走去，抬手将枪口停在离母猪粉红色的眼睛一英尺的地方，扣紧了扳机。畜栏那边，他的父亲和哥哥正在谷仓下夯实烟叶坑里的湿土。

砰地一声枪响，一注鲜血斜喷而出，母猪巨大的身躯颤抖着，杰克手中的枪掉进了烂泥里。母猪冲了过来，前额上挂着一抹鲜血，露出一片白花花的骨头。杰克在猪圈的横栏之间跳闪着躲开。母猪摇摇摆摆绕着猪圈跑了几步，然后退到了角落里。杰克从猪圈的木栏之间取回长枪，用衬衣袖子擦掉上面的泥巴，吐了口唾沫，活动了一下枪栓，然后又钻进了猪圈。他双膝跪在母猪前，枪管瞄着它的鼻子，随即扣动了扳机。砰地

一声，母猪抬起短粗的后腿微微后仰了几下，前额上又多了一片碎骨，暗红色的血液流进了粉红色的眼睛里。旁边一个猪圈里的猪仔们尖声嘶叫着，鼻子在栅栏之间拱来拱去，发出哼哧哼哧的声音，呼扇着两片耳朵。杰克又把子弹上满膛，枪管对着母猪的头部开了一枪。子弹像一只啮齿动物在它头盖骨的皮肤下钻出一条地道，向后撕扯着眼睛上方的肉褶。杰克蹲下身来，看着这头年老的母猪挣扎着站起身来，脚步不稳地转着圈。他抓着被劈坏的枪托，脚后跟在地上缓缓地搓着，他的双脚在靴子里热得发烫。他挤了挤眼睛，咽下从胃里发出的一声哽咽。

杰克抬起头来，他的哥哥弗雷斯特已经在猪圈里了。弗雷斯特是一个瘦长的年轻人，脸上永远带着一副自鸣得意的微笑，金色的头发里沾着烟草坑里带上的红土。弗雷斯特骑上那头母猪，坐在它的后背上，用胳膊使劲拽着它的鼻子。母猪的后背弓了起来，脖颈处的肉褶也给挣平了。弗雷斯特的另一只手摸着了一柄剔骨刀，抵在母猪的喉咙上轻轻一划，母猪的皮肤与金属刀锋之间裂开了一道口子。温热的鲜血喷涌出来，溅在沾着泥巴的稻草上。母猪呜呜地喷着血沫，脖颈的开口处喷出一口肺部的空气。母猪的身躯颤抖着，瘫倒在弗雷斯特的手边。短粗的前蹄垂了下来，身体像一条死鱼般弯曲着。

然后他们的父亲拿来了链条，他们一起用索具将母猪的尸体吊起来沥干血水。杰克的父亲在摇晃的猪身下放了一只铁桶，温热的血液在僵冷的冬日空气中冒着热气。杰克像蛤蟆一样蹲在地上，将那柄长枪紧紧抱在怀里，眼睛盯着嘀嗒的血珠，深红色的血流像一条流动的火焰。那一年，他八岁。

第二年夏天，西班牙流感*席卷了东南各州，一路肆虐进富兰克林县最深的河谷和山脉。整个县开始了自发隔离，数代久居于此的人家了解这些定期就会肆虐一场的疾病，如白喉、流感和天花，也了解在此期间所有活动都必须停止，一家人必须待在家里抱团熬过这段死神拜访的日子。杰克的爸爸格兰维尔·邦杜兰特关掉了他的店，只有流浪乞丐和开山铺路的筑路工人偶尔过来买点东西。一家人靠堆在阴凉的菜窖和储藏室里的食物储备维持生存。住在大山那头的布罗迪一家不再从门前那条路上经过，半英里外的黑人丹沙佐一家也不再来了。雪溪浸礼教堂的长椅空无一人，冠鸦在诵经台上筑起了巢。

邦杜兰特家在商店储备了充足的干货，杰克的妈妈留足了蔬菜罐头和肉制品，足以度过这个秋冬。全家人待在离农场不远的地方，这段时间对于杰克来说是一段愉快的时光，因为这意味着他的两个姐姐，碧娃梅和艾拉，还有他的哥哥弗雷斯特都会在他身边。上午他们在房子周围玩耍，而漫长的下午和晚上则在活动室里的火炉边度过。在那段日子里，杰克的父亲成天扮小丑逗乐，浓密的胡子遮不住他灿烂的笑容。晚上不是抱着孩子们坐在他的膝盖上骑大马，就是跟其他男人站在炉边谈天说地妙语连珠，身上那件浆过的围裙雪白干净。那时候他滴酒不沾，定期去教堂，每天都常常听到他的笑声。

* Spanish Lady Flue，爆发于1918年至1919年的一场全球性流感，造成两千万到四千万人死亡。该名称的由来并不是因为此流感爆发于西班牙，而是因为当时西班牙有八百万人感染了此病，包括西班牙国王，因此被称为西班牙流感。

说明：文中的注释均为译者注。

弗雷斯特有一辆二手自行车，每天下午都会在屋前的空地上骑着它，杰克沿着塌陷的河岸一路追着他的哥哥，笑声布满了那些金色的下午，夕阳中大片的紫色苜蓿花像一层丝绒般的薄雾弥漫在连绵的群山中。晚饭后，姐姐们围坐在火炉前的粗毛毯上，一边织毛衣一边说着话。碧娃梅和艾拉两人故意用毛线缠住杰克的手脚，看着杰克挣扎着，女孩子们咯咯大笑起来，说着她们自己才懂的密语。他最小的妹妹艾米年纪跟他相仿，成天粘着母亲，追着妈妈穿过厨房，一路跟到窗边的摇椅，直到坐上妈妈的双膝。艾米还是一片天真，说哭就哭，常常要哄，因此杰克经常一个人在谷仓里、狭长的田间、小树林里以及穿过他家农场的雪溪泥泞的支流里穿梭玩耍。到了晚上，他的父亲格兰维尔开心地笑着，双脚翘在火炉边。他们的母亲坐在靠窗的摇椅里，一边摇着，一边抽着手卷烟，嘴里喷出长长的烟圈，眼睛则望向屋前偶有旅行者经过的大路，她的大儿子霍华德该从欧洲战场上回来了。

杰克的大哥霍华德参了军，在运兵船上度过了1919年的大部分时间。船队先是从英格兰驶向大西洋，后来遇上了隔离时期，停靠在诺福克港。^{*} 流感在船上肆虐开来，近一半的兵力折损在路途中。甲板上到处是羸瘦的士兵，躺在担架上剧烈地咳嗽着，破布条盖着的脸下发出阵阵呻吟声。晚上，霍华德睡在堆放着装有洋葱的大板条箱的高架上，为的是在拥挤的船上找到一处容身之地，远离那些咳红了眼睛的半死不活的家伙。疲倦不堪的军官们挥舞着手杖拨开人群，病号们蜷缩成一团靠在

* Norfolk, 美国弗吉尼亚州第一大港口。

围栏上。霍华德在刺鼻的洋葱味道中努力想睡着，他拼命回想着家乡的群山和溪谷，厚厚的粘土味道，刚犁过的沃野，还有雪溪沿岸的蜀葵和忍冬。可在他的梦中，黑色的疾病漫过他的全身，蔓延到河流和山丘，传染到每个他认识的人身上。清晨睁开眼时，他惊恐地看到了倒在秽物中的死尸。

在十几艘运兵船停靠在港口的头六个星期里，他的同伴中已经有三分之一的人相继死去。每天晚上，港口都会被焚烧死人衣物燃起的鬼魅一般的火焰照得通亮。

当隔离期最终过去，霍华德被放出来时，他像个瞎子一般游荡在城市里，很快用劣等威士忌把自己灌个烂醉。第二天早晨，他在一家旅馆后边的垃圾场用一把火烧掉了他的军队制服和所有证件。

几天后霍华德在罗阿诺克站下了火车，他像个游魂一般，身上的肉深陷进骨头缝里。霍华德体型魁梧，身高超过六英尺半，原本高大的身形已经瘦得皮包骨，整个人就像一只夜行的食尸鬼。格兰维尔到车站把他接了回来。十一月初的第一场霜降打蔫了路边的爬山虎，霍华德只字未提他在法国和船上的经历，也没有人开口问他。在杰克眼里，大哥霍华德完全是个陌生人，一个年长他几岁，碰巧跟他有血缘关系的大男孩。童年记忆里的高大身躯现在变成了一个踏着沉重脚步走来走去的男人，一个在饭桌边弓起身子静静地往嘴里填食的瘦削身影。霍华德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家，整宿地待在外面，回到家时，他浑身散发着玉米烈酒的气味，然后死人一般瘫倒在他的床上。

十二月的一天晚上，离流感隔离期结束的日子近了，乔治·布罗迪在半夜咚咚地捶响了邦杜兰特家的前门。杰克裹在

厚被子里，身下的吊床微微摇晃着。捶门声响起的时候，跟他同睡一床的哥哥弗雷斯特一下子爬起身来，冲出了房门，杰克才费劲地睁开眼睛。布罗迪拼命拍打着大门，直到格兰维尔一把打开了房门，杰克听到他的父亲大声咒骂着：该死，布罗迪！杰克从温暖的床上溜了下来，空气寒冷凛冽，他走到了大厅，看见乔治·布罗迪双膝跪倒，月光照在他颤抖的双肩上，他的双手捂着自己的脸。

杰克从未见过一个大男人哭泣，一瞬间，他那依旧睡思昏昏的脑袋以为布罗迪是在梦游，就像弗雷斯特有时候也会那样。如果从树林里的小路走，布罗迪家到这里只有一英里，从大路走的话则超过三英里。布罗迪是不是疯了？布罗迪抬起头来说了一些话，杰克听不清楚，他看见泪水从这个男人脏兮兮的脸上滚滚而落，听到布罗迪那沙哑的声音像孩子一般语无伦次。格兰维尔转过头来，对着弗雷斯特嘱咐了几句。杰克看到他的哥哥转身从大厅里走了回来，光着上身，皮肤在朦胧的灯光下像牛奶一般。弗雷斯特把杰克拽回了屋里，让他回到床上睡觉，然后一把关上了房门。

随后的几分钟内，前屋里匆匆进行了一场讨论。杰克听见他的妈妈在厨房里忙活，闻到菊苣咖啡煮开的苦涩味道。他躺在那儿，盯着黑暗处，竖起耳朵仔细地听着。接下来弗雷斯特说了一些什么，妈妈提高了嗓门，语调尖锐而严厉。我不同意，格兰，我不同意。杰克听到他姐姐艾拉哭了起来，越来越大的哭泣声让杰克在吊床上不住地颤抖。前门啪的一声关上了，油灯微弱的亮光闪烁了几下熄灭了，大厅里的脚步声散去，一切都安静了下来。

杰克躺了快一个小时，这才明白弗雷斯特不会回来了。布罗迪把他带走了，消失在夜里，是他的父母允许的。他紧紧抓着毯子，抗拒着泪水，直到天明。

格兰维尔和弗雷斯特在第二天下午回来了。杰克从看到他们上坡时就冲到了门口，被妈妈用胳膊一把拦住了。她已经在工棚外放着的一张小桌上摆好了晚饭，有鸡肉，饼干和绿色蔬菜，上面盖着餐巾，还有一壶净水。旁边还放着毛巾、肥皂和几大桶水。杰克在窗边看着格兰维尔和弗雷斯特在寒风中吃着晚饭，呼出的热气在院子里凝成了雾气。吃完后，他们生起一大堆火，往滚烫的猪圈食槽里倒满了水，然后开始脱衣服。妈妈把女孩们送进了房间，留下了杰克。杰克的父亲和哥哥用热水冲洗着身体，水桶高举过头顶，兜头淋在已经烫得发红的皮肤上。杰克惊讶地看着父亲那毛发浓重的身体，他的胸膛被一大片胸毛覆盖着，下身处也有厚厚的一丛，还有细长的双腿，遒劲的双膝，走路时略微蹒跚的步子。在往火堆里扔衣服时，父亲脸上的表情严峻如花岗岩，旁边的弗雷斯特看上去十分瘦弱，在寒风中抱着胳膊搂着自己，当他转头瞥见杰克时，咧开嘴送给弟弟一个笑容，这笑容温暖了少年的心。

他们用毛巾揩干身体，裹进毯子里，坐在火堆边。弗雷斯特不时地朝屋子这边看上两眼，杰克和妈妈就站在窗边。下午渐渐过去了，天色已暗，火堆中飘出的火星在风中打着旋儿。杰克的妈妈紧张起来，耸起肩膀，指关节急促地敲打着窗户，她同院子那头的丈夫深深地交换了一个眼色，杰克知道有重要的事情发生。她微微点了点头，格兰维尔站起身来，朝屋子这边走来，弗雷斯特跟在他身后，双手抓住从肩膀上滑落的毯子。

格兰维尔用双臂环住她，脸颊抵在她的头上，他的胡须上沾满了呼出的热气凝成的冷霜。

弗雷斯特走过相拥在一起的父母，踏上门廊，冲着杰克咧嘴一笑，然后结结实实地在他的胸膛上给了一拳，大踏步走进他的卧室，身上披着的毯子垂在他身后，粉色的肩膀闪着光。

那天晚上他们躺在床上时，杰克问起究竟发生了什么，弗雷斯特回答说太小了，等他长大后再告诉他。杰克央求着，弗雷斯特告诉他乔治·布罗迪的小女儿突然在床上惊了风，在枕头上吐血了，布罗迪吓坏了。那时他的妻子已经昏迷不醒，几乎快死了。格兰维尔说他会去的，还会带上他的大女儿碧娃梅过去帮忙，但杰克的母亲极力反对。艾拉悲痛万分，紧紧抱着姐姐的脖子。格兰维尔本想坚持让碧娃梅跟着，但弗雷斯特开口了，说让他代替碧娃梅过去。于是，两个大男人和一个男孩提着一盏冒烟的油灯穿过树林，翻过农场的山头，朝着奄奄一息的布罗迪一家走去。

杰克问弗雷斯特他是不是得上了西班牙流感，弗雷斯特轻声笑了笑，没有回答。

我们会不会也得病了？杰克问道，我们会不会死？

杰克沉默了一会儿，在黑暗中转向杰克。为了抵挡严寒，窗户上都钉上了被子，一丝光也透不进来，但杰克知道哥哥正看着他。

你觉得有什么能杀死老爹？弗雷斯特说道。

当然没有，杰克心想，但他并没有说话。他们的父亲会死？除非这世界先停止转动。他在黑暗中眨了眨眼睛。弗雷斯特绿色的双眼闪着微光，像快要熄灭的煤渣。

就是，弗雷斯特说道，仿佛听见了他脑袋里的想法。

〔什么〕都杀不死我们，弗雷斯特说道，我们〔永远〕不会死。

第二天早晨，霍华德回到了家里，浑身凌乱不堪，脸色阴沉。前一天晚上他四脚拉叉地躺在波恩磨坊镇*一间加油站后的一堆粗麻布袋下，在灌下半升私酿的威士忌之后昏睡过去。他在前廊上狼吞虎咽着有饼干和火腿的早餐，脏手在油腻的工装裤上抹了抹。杰克安静地坐在他旁边，鼻子里灌满了大哥身上的酸臭味。霍华德站起身来，在杰克的后脖子上好好拍了一下，然后拖着重重的步子去谷仓帮格兰维尔喂牲口了。

几天后，杰克的母亲、弗雷斯特、碧娃梅和艾拉都被流感击倒了。接下来的日子过得飞快，杰克感觉自己似乎一直处于半醒半睡的晨光；艾米跪在水泵边，双手通红地绞着湿衣服，身体来回地摇摆；格兰维尔像鬼魂一般在昏暗的走道上一站就是几个小时；霍华德笨拙地坐在门前的台阶上，两条大长腿盘在身前，双手攥着帽子，石板一般僵硬的脸上一片空白。

母亲死去的那个早晨，杰克站在父亲的座椅边，格兰维尔的手搭在儿子的肩膀上，双眼望向窗外那条长长的路。霍华德靠在火炉前，双臂交叉，抱着自己的宽肩，双眉紧皱，盯着地板。

噢，孩子们，格兰维尔说道，一切都没了。

霍华德抬起头来，盯着父亲。

这世上所有的美好都没了，格兰维尔说道。

* Boones Mill，富兰克林县境内的一座小镇。

望着满脸泪水的父亲，杰克的心像拳头一样缩紧了。尽管一忍再忍，他还是趴在父亲的肩膀上呜咽起来。

最先死去的是杰克的母亲，一天后，碧娃梅也没了，紧接着是艾拉。弗雷斯特像一块石头一样在床上躺了一个星期，不吃不喝，脸上覆了铅一般面无表情。几天内，他的皮肤开始起皱，并不可思议的带上了一抹蓝色，轻柔而朦胧，像知更鸟的鸟蛋。一天早晨他突然从床上爬了起来，之后，弗雷斯特总是带着些许病容，在某些灯光下他的皮肤依然罩着一抹蓝色。那个星期后他爬了起来，坐在餐桌边，跟格兰维尔、艾米、霍华德和杰克一起吃着早饭，他的身体羸弱而消瘦，双眼深陷。力气仿佛已经枯萎，命悬一线。杰克记得自己从盘子里拿了一块饼干，伸出的手颤抖不已。

他的母亲和姐姐们躺在地板上，身上蒙着被子。

没有人开口说话。

1934 年

舍伍德·安德森*开车穿过富兰克林县的边界线，他小心翼翼地驶过一座单行车道的小桥，小桥横跨在路面一块坡度较缓的洼地上。过了桥又开了几百米，他经过了一间加油站，这间加油站只简陋地用墙板搭出一个四方形，房檐倾斜得厉害，从屋子正上方探出的二层楼给狭窄的门廊搭了个凉棚。门前立着两台油泵机，手柄挂在油箱上，顶部的玻璃球内盛满了汽油。这地方有好几处引起了安德森的关注：虽然有门廊，但同大多数郊区的加油站不同的是，这里的门廊上没有长椅，建筑上也没有任何姓名标识，甚至没有张贴任何广告。停车场上停着四

* Sherwood Anderson, 美国小说家，代表作有《小镇畸人》(Winesburg, Ohio)，欧内斯特·海明威、威廉·福克纳、约翰·斯坦贝克、塞林格及奥兹等作家都受到他的影响。

辆全新的轿车，引擎还响着，仿佛排队等待着加油，可油泵那边空无一人。几个身穿大衣，头戴礼帽的人站在门边，安德森经过的时候，那些人齐刷刷地回过头看着他。加油站后的小山坡上立着一间用作仓库的工棚，这是一座用煤渣砖垒起来的违章建筑，在四周密闭的结构中大开的门洞像一条钥匙缝。安德森经过时，一个只穿了件衬衣，戴着帽子的瘦高个男人从工棚里冒了出来，怀里抱着一只木箱。他直直看着，眼神直接锁定在安德森脸上。就在此时，一阵车轮的嘈杂声从大路上传来，安德森被苦楝树晃了一下眼睛，他俯身趴在方向盘上，开足马力，驶向了格拉希山*的后山，从这儿他进入了富兰克林县的首府落基山镇。**得记下这个地方，安德森提醒着自己，回罗阿诺克的路上经过时一定要下来看看。刚冒出这个念头，他的脑海中就闪过加油站外那一行人的面孔以及工棚里那高个儿男人的眼神，这事儿可不容易。久居弗吉尼亚郊县的安德森十分了解那种神情，它简单粗暴地警告来人：别他妈的瞎管闲事！

安德森提速行驶在空旷的路面上，飞驰的车轮不断碾过落叶卷起的漩涡。锯齿状的33号公路***将富兰克林县分为南北两块，蜿蜒着穿过陡峭的山坡和纵深的峡谷。这条路是该县最长的一条铺设路，此地多数仍是硬梆梆的石子路，混合着土壤、沙砾和粘土，有些地方甚至只有几道车辙印，被杂草覆盖着没入田野和森林中。行驶在南弗吉尼亚州的丛山之间给安德森带

* Grassy Hill，弗吉尼亚州富兰克林县内的一座山，位于落基山镇的西面。

** Rocky Mountain，位于弗吉尼亚州的罗阿诺克地区，富兰克林县的首府。

*** Route 33，美国一条南北走向的高速公路，从印第安纳州的埃尔克哈特到弗吉尼亚州的里士满。